

着看了我一眼，便从桌子里面拿给我一张折叠着的方方的白纸。从人群中挤出，借助昏暗的灯光，我反复察看这张白纸。纸张很旧，折叠处已经破损。与k手中的表格明显不同的是，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我怔怔地看了又看，心里很是茫然，又有几分气闷。我把白纸又原样折叠好，在手中攥了半天，想上前咨询点什么，但只是在人堆后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走出这间屋子，我顺着狭长的来路往回走，心中说不出的沮丧。在楼道出口，我居然看到k还站在那里。他看了一眼我手中折叠的纸张，似乎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或者早有预料。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相对着站了一会儿。k高中毕业以后，一直在一家加油站待业，业余也在自修。这回，他告诉我，下一站他可能去政府的某个部门。说这话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掂了掂手中的表格。我似乎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点了点头。目送k离开以后，我准备下楼。在楼梯口，我感觉像踩着了一块碎砖头。这才发现，我竟然还光着脚。我记得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是洗过脚再穿上鞋的，而且是一双平时舍不得穿的回力鞋。但不知什么时候，鞋给弄丢了。

从那个还亮着灯的房间，不时有黑色的人影出来，打我身边飘过。他们的有异常兴奋，有的则跌跌撞撞，神情恍惚。

下楼的时候，那张白纸不经意间从我手中滑落。忽然，楼下刮起了一阵风，那张纸竟晃晃悠悠地飘起来了。我伸手想抓住它，就见它倏地一下蹿过了头顶，径直穿过窗户向外飞去。窗外，是小县城苍茫的夜色。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家的。我只知道回家后还做了一个梦。

我很惊讶大梦醒来，自己已置身在几百里开外的省会。女婿早就上班去了，女儿轻拍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宝宝。两个小家伙早早就睁大了眼睛，一个手舞足蹈，一个咿咿呀呀。

老伴正忙着张罗新的一天的早餐。我发现，那张寻觅许久的白纸竟然出现在餐桌上，折叠和破损的痕迹依旧，但这回上面是打着清晰的表格的。表格的设置与过去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少了个“家庭出身”。

我看到“填表人”一栏工工整整地填写着女儿的名字。显然，这表格已与我没有多大关系。

副刊

沙瓮散文两篇

此时的雨，模糊了一条河。一条在与不在的河流。我曾经码过一首《雨后青林寺》，依稀还记得后面几句：

你信也罢 不信也好
青林寺
就打在
丨城中的一把伞里
丨无雨
撑开
丨有雨
放下

这段稀疏、静穆的时光，似乎什么都可以放下，但我就是放不下杨溪河。

在青林寺，我逗留半个多钟头，便起身回返老家巷。

巷里这会儿人并不多，远远地，就能看到那个钟表匠。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朴实，腿脚有点残疾，左眼上用绳子套着一个图章大小的黑色放大镜。

我把表递给他，并告诉了我的判断。似乎没有费多少周折，他打开表壳，取出电池，然后摸索着，换上一粒新电池。我接过来一看：走了！这让我很高兴，更坚定了我今天没有去杨溪河是对的想**法**。

我把手表贴紧耳朵仔细听了一会儿，那种失而复得的喃喃声，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兴奋。

这中间，我跟钟表匠也有过短暂的交流。从他那我知道，杨溪河的下半段在黑鱼沟被圩堤隔断以后，早就被淤塞。20世纪50年代末大兴水利，沿着杨溪河故道开了一条排涝沟，名叫杨溪沟，直接通向金盆湖。

也就是说，所谓的杨溪河，已经不复存在。它跟古雷池一道，成了传说。

那么，我还有必要再去杨溪河吗？

傍晚，女儿下班回来，我把手表递给了她。女儿看了一眼，奖励了我一个飞吻。

我想，今晚我能睡一个好觉。我不用再纠结去不去杨溪河。

雨，早已停止。院子上面的一方夜空，隐现着几点星光。

是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儿那只有手表两根金黄的指针，嗒嗒嗒嗒地划过一片古老的水域，划过一片广

较密集的地方。在一家布草店门口，我看到一张旧木桌，显然是用作钟表修理的。但修表的人不在。

店里的老板娘告诉我，师傅家在黑鱼沟，下雨天有时来有时不来。要不，你等会儿再来看看？

黑鱼沟？听到这个地名，我脑子很快就转动起来。县志记载，杨溪河和县步河这两条沿城南蜿蜒东流的河道就在这里合二为一，再往前三四十里入青草湖。确切地说，民国十五年（1926年），九成圩（后称合成圩）围垦，截断了杨溪河。古雷池，也即金盆湖沧海变桑田。

好，等会儿再来看看。

方家巷旁边，有县城唯一的古寺——青林寺。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消磨时光的所在。

这座寺庙规模不大，像过去大户人家的四合院。门匾“青林寺”三个字系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所题。有人说“青林寺”的得名，是因为“开门见青林”。但遍查史料，没有更多关于“青林”的记载。我故而对这个说法心存疑虑。

青林寺地势在城区原本是比较高的，现在已经被周围的楼房包围。它初建的时间距今已有近700年了。我想，早些年，登寺望远，应该能清楚地看到县步河和杨溪河，还有不远处的吉水古镇。杨溪河就是从古镇绕过，水流两三华里后进入望江县城的。吉水再往西，蜿蜒数十里，就是大雷水的发源地——泊湖。

泊湖，历史上属于古彭蠡（指湖北黄梅、安徽宿松与望江沿江的一大片水域）。湖水进入望江地界至雷池乡金盆湖的河道，名雷池河。而宿松以上的河道，叫作青林河。青林河，它与青林寺的得名是一种巧合，还是确实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这一切，当然不得而知。

秋天的雨，还在下，落在寺院琉璃屋顶，落入青烟缭绕的香炉，落在安静的芭蕉叶上。

安慶日報·望江周刊

去杨溪河

杨溪河早已不复存在。但去杨溪河，是一个纠结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

史料记载，大雷水发源于湖北黄梅、安徽宿松，进入望江地界，在县城东南约十五里的地方积而成池，史称雷池。《辞源》上更是清楚地注释：大雷水，即杨溪河。由此可以推测，古雷池的确切位置，就在今天已被开垦的金盆湖。换句话说，历史上作为水域存在的“雷池”已经不再。那么，杨溪河呢？

到2016年秋季，我从事水利工作将近三十年了。城东通往金盆湖的乡道，我也不知跑过多少次。从县城南部穿过，一直流向东边县城腹地青草湖的那条河，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宝塔河。这条河显然与望江历史渊源颇深的杨溪河有交集，但又相去甚远。

传说中的杨溪河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河流？

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再次动了这个念头。去杨溪河，就在明天。

早晨，拉开窗帘，天是阴的，地面有些湿潮。显然，昨天晚上是下过雨的。再查阅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还有小到中雨。这使我有些懊恼。

今天要不要去杨溪河？这个疑问因为天气，突然就冒出来了。

我一边在书架上寻找一份本县的地图，想给此行规划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一边还在纠结着去不去杨溪河的问题。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了女儿的声音：老爸，我的表不走了，你去帮我找人修理一下！

修表？这个表为什么早不停迟不停，偏偏在这个时候停下来了？

一个本来很寻常的问题，我突然觉得有几分诡异。

那么，今天到底是去杨溪河，还是去修表？

当然，我也只是稍微犹豫了片刻，脑子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我必须去修表！

我看了看外面阴沉的天气，似乎有几滴雨飘落在屋后一棵枇杷树上。我下意识觉得自己改变想法是对的。去杨溪河的时间完全可以往后调整，但手表必须得去修，不可以讨价还价的。

深秋的雨和女儿交代的任务，使我原本很纠结的心理暂时得到了解脱。对，去修表！

——张晨越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最为沉重而深远的。它如同高山一般坚定，如同大海一般深邃，那就是父爱。在这爱的重压下，我有时候会喘不过气来，但更多的时候，我愿意用我的全部去承担这份重量。因为这是血脉相连的亲情，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来，父亲的身体状况让我倍感忧虑。一向健康的父亲突然浑身疼痛，腰痛腿痛，无处不在的疼痛让他备受折磨。看着他那疲惫的身影，我的心如同被针扎一般，痛得无法呼吸。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老天爷能够把我父亲的疼痛转移给我，让他少受一点痛苦。

我们劝他去医院检查治疗，休息调整一下。可他非不干，还是每天起早摸黑地做生意。我们都劝他歇歇去检查治疗，问他，是命要紧还是挣钱重要！他说，他也想休息，可是工作的性质不一样，他走不开。非要痛得没办法时，才会重视起来。

他不去医院，他选择了中医治疗法。还总说，他的身体他知道，就是近期天气不好，人年纪大了，年轻时时拼命干活以致劳劳成疾，总会时不时这里不好那里痛的。父亲选择下午不忙时去中诊所推拿，晚上去输液。慢慢好点了。父亲不爱喝酒好抽烟，医生劝解他少抽烟可以喝点酒。听说，喝酒可以疏通经络，他当晚就高兴地把他送给他的酒翻出来准备慢慢喝了。还问我，舍不舍得让他把这些好酒喝掉。

——张晨越

遇见书店，遇见快乐

●张晨越

小时候我经常去学校门口附近的书店看书或下棋。小镇上的书店老板是同学外公，书店面积不大只有两间店面，木质书架上摆满各式各样的书籍。我每次去书店后，同学的外公就帮我拿书，我当时年幼只能看懂漫画。在家里，妈妈常买几本书读给我听，我还记得有时晚上我们一起编故事，妈妈拿个小本子把故事记录下来。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在我的心里播了一粒热爱文学的种子。

七岁那年妈妈带我去郑州看病，病房里没有电视。有一天下午正好空闲，妈妈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去了才知道是一个书摊。书摊上有小凳子，书摊上有杂志、报纸、小人书、连环画、故事书还有医学类书籍。原因在于这个书摊的位置在郑州医院旁边，书摊老板为了方便就医的患者，顺手就采购了医学这方面书籍。这时一阵风来把

书摊上的书页吹开了，轻柔地沙沙翻动着，正好有本小人书落在我脚边，我随手捡起这本小人书，坐在小凳子上津津有味地阅读着。直到天渐渐黑了，我们才重回医院。

这几年我们家搬到市里，附近正好是“前言后记”书店。我经常来这里看书。在这里我认识了几位网友，他们和我分享读书心得以及推荐名家书籍给我看。我有时会点一杯奶茶，来到多个安静的角落打开手机上喜马拉雅软件，捧着书边看边听书（因为身体不便我有点阅读障碍，有时用听书来帮助阅读），读着让人温暖的文字，给我带来精神上满满的收获。

“前言后记”中途装修停业七个月，去年十一月分又重新开业了。一进书店，妈妈仔细打量书店里每个角落，我从一楼走到三楼，看到有儿童，有情侣，有老人，在座位上看书或者写作业。这里环

境变得更美了！读书的氛围也更浓厚了。我坐在二楼窗户望着喧闹的人民路和人人来往的四牌楼路口，手里捧着书心里有一种跟老朋友再次重逢的喜悦。书店里还保留着老式的电影胶片，唱片机，钟表，老式台灯等，还增添了装饰摆件和读书座椅。海子《致安庆》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两首诗放在显眼的背景墙壁上。书店的灯光特别柔和让人感到温馨。上下三楼共有二十多个书吧，每一处布置都很文艺，看得出书店经营者的细心和用心。

现在我每天坚持阅读一个小时，有时看纸质书籍有时也会看电子书。读书软件可以改善我的阅读障碍，也提高了我的阅读速度。

高尔基说道：“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终生的伴侣，最诚挚的朋友！”与书本为伴，书本充实了我的生活，让我不再孤单，遇见书店遇见快乐！

父 亲

●郝钱芳

喝酒能有用，巴不得他都喝了才好啊！只是戒烟是不可能了，我们就劝他尽量少抽点。

在中医那大约治疗了个把星期，好多了，烟也少抽了。每天下班回来，还拿烟盒给我们看。

可他这腿疼的毛病治疗没几天，又说牙疼。父亲一辈子辛苦，牙齿从年轻时就不好，被牙疼折磨了一辈子。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这话不假，小时候，看过我父亲牙疼时的场景，记忆深刻，那时他痛得估计想打人，哪怕夜深半夜也得请医生来家里打针输液治疗。

腿疼缓解没几天，这又牙疼，想想人多受罪。第二天晚上看到父亲时，他嘴巴就肿的跟香肠一样了。还轻描淡写地跟我们说，过几天就好了。

看他这样，心里很难受。巴不得他的病痛我来受，心里默默祈祷着。可能真是灵验了，在父亲牙疼的这段时间，我也浑身不太舒服，唇角四周上火，哪怕吃青菜牙齿都咬不动。可能就是遗传，从小我牙齿就不太好，虽然不痛，但很多吃的东西不管硬的

软的都咬不动，严重的时候，连面条咬起来都很费劲。所以我很少吃零食。想来，这次的上火牙疼来的莫名其妙，也许真的是父女连心，他疼我也疼。可能减少了父亲的痛苦。就算是心里安慰吧。

父亲遵医嘱配合治疗，慢慢在恢复中。这几天，没有说哪里痛了。即使是治疗期间，他的工作竟丝毫没耽误，真是够拼啊！反而我们一直在劝他，希望他能抽时间歇下来，好好休息调整一下。

电影《遗愿清单》里说道：“人活着，就是为了在某天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没有人不希望这一天能来得迟一点儿，因为有很多我们牵挂的人，有很多未完成的事。”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牵挂的人太多，需要依靠我们的人也太多。你若倒下，谁来替你承担；你若不健康，谁来替你买单？人生不是百米短跑，而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拼的不是谁更快，而是谁能走到最后啊。

人生如赛场，健康才是硬核！没有健康都是零！多么深刻的感悟。



合欢

彭霖

摄

古韵新声十首

●一抹朝阳

浪淘沙·夕阳晚照姥山岛	
水阔烟滕。天际孤鸿。	
姥山湖畔夕阳红。	
万顷碧波淘尽了，	
千古英雄。	
往事匆匆。落叶随风。	
远途霸业已尘封。	
惟有晚霞知此意，	
斜照芳丛。	

七绝·闲看莲花湖	
“眼前景、门前事，化着情感酿成诗”——新春当值，看窗外莲花湖景致，书以颂之。	
湖水清平如镜台，含烟含影两融开。	
行人笑话红尘事，闲坐西窗春景来。	
虞美人·莲花湖水锁乡愁	
湖光潋滟春如海。	
碧空青如黛。	
绿杨深处玉楼迎。	
恰似桃花源近、水龙吟。	
当年此地经行处。	
瓦舍寒鸦遇。	
夕阳芳草映残阶。	
惟见旧时明月、照人怀。	

定风波·雨雪寒梅	
昨夜霜天雨打频，	

满怀清梦意犹存。欲写素笺闲磨墨，落笔，疏枝横卧影伶仃。

谁送暗香来旧郡，素韵，一窗梅景动心魂。残雪融融花竞绣，回首，银辉玄月照新晨。

七律·叶落银杏遍地金	
冬来妙手染林新，银杏枝头灿若春。	
冷雨飘零翩片落，冰霜点缀树珠珍。	
千年往事随流水，万里今朝迎素尘。	
惆怅故园今夜月，清辉依旧照行人。	

踏莎行·初冬又遇胧烟雨	
细雨胧烟，寒潮入户，初冬恰遇愁来度。	
梦回枕上雨铃音，醒来点滴声声赋。	
往事随风，流波难驻，天涯何处青春路。	
起来困步绕阶循，身疲微冷香留附。	

菩萨蛮·仙山云海	
九莲云上青如黛，海林松竹惊天籁。	
海外见天台，洞门日月开。	

玉堂香袅绕，金阙霞光照。雾渺借仙纱，心明了俗鸥。

蝶恋花·簇簇桂花香带露	
月满夜莺声转婉。	
桂子初开，蕊吐清风伴。	
缕缕胧烟枝上见。	
仙姿摇曳琼林畔。	
桂魄中秋苔尚浅。	
冷浸寒光，香彻天涯线。	
今夜长江明似练。	
扁舟泛起寻归雁。	
破阵子·秋色玄武湖	
碧落湖光秋色，长堤垂柳依邻。	
绿草沙洲迷远近，落木孤鸿惊沐尘。	
群山几度温。	

玄武门曾烽火，剑峰三尺留痕。往昔峥嵘俱破没，吹断西风孤雁瘦。夕阳锁古津。

浣溪沙·秦淮河上桨声灯影	
夜锁秦淮流水配，长桥横跨古城河。	
满天星斗俏含波。	
欲问当年歌舞处，千门灯火映楼峨。	
画船箫动六朝歌。	